

明儒學案

上海文瑞樓石印

明儒學案卷十八

江右王門三

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

羅洪先字達夫別號念菴吉水人父循山東按察副使先生自幼端重年五歲夢通衢市人擾擾大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耳覺而以告其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壘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峯之為人即有志於聖學嘉靖八年舉進士第一外舅太僕曾直聞報喜曰幸吾婿建此大事先生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遽一人奚足為大事也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丁父艱苦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繼丁內艱居後喪復如前喪十八年召拜左春坊左贊善踰年至京上常不御朝十二月先生與司諫唐順之較書趙時春請以來歲元日皇太子御文華殿受百官朝賀上曰朕方疾遂欲儲貳臨朝是必君父不能起也皆黜為民三十七年嚴相嵩起唐順之為兵部主事次及先生先生以畢志林壑報之順之強之同出先生曰天下事為之非甲則乙某所欲為而未能者有公為之何必有我四十二年卒年六十一隆慶改元贈光祿少卿諡文恭先生之學始致力於踐履中歸攝於寂靜晚徹悟於仁體幼聞陽明講學虔臺心即向慕比傳習錄出讀之至忘寢食同里谷平李中傳玉齋楊珠之學先生師之

得其根柢而聶雙江以歸寂之說號於同志惟先生獨心契之是時陽明門下之談學者皆曰知善知惡即是良知依此行之即是致知先生謂良知者至善之謂也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惡交雜豈有為主於中者乎中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不可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於既發之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不可也故非經枯槁寂寞之後一切退聽天理炯然未易及此雙江所言真是霹靂手段許多英雄瞞昧被他一口道著如康莊大道更無可疑關石蓮洞居之默坐半榻間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答曰是偶然不足道王龍溪恐其專守枯靜不達當機順應之妙訪之於松原問曰近日行持比前何似先生曰往年尚多斷續近來無有雜念雜念漸少即感應處便自順適即如均賦一事從六月至今半年終日紛紛未嘗敢厭倦未嘗敢執著未嘗敢放縱未嘗敢張皇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此即是靜定功夫非紐定默坐時是靜到動應時便無著靜處也龍溪嗟歎而退先生於陽明之學始而慕之已見其門下承領本體太易亦遂疑之及至功夫純熟而陽明進學次第洞然無間天下學者亦遂因先生之言而後得陽明之真其嘒嘒以師說鼓動天下者反不與焉先生既定陽明年譜錢緒山曰子於師門不稱門生而稱後學者以師存日未得及門委贄也子謂古今門人之稱其義止

於及門委贄也子年十四時欲見師於贛父母不聽則及門者其素志也今學其學者三紀於茲矣非徒得其門所謂升堂入室者子且無歉焉於門人乎何有譜中改稱門人緒山龍溪證之也先生以濂溪無欲故靜之旨為聖學的傳有言辭受取與為小事者先生謂此言最害事請告歸過儀真一病幾殆同年項甌東念其貧因有富人坐死行賄萬金待先生一言先生辭之而去已念富人罪不當死囑恤刑生之不令其知也先世田宅盡推以與底弟別架數楹僅蔽風雨尋為水漂沒假寓田家撫院馬森以其故所卻餽先後數千金復致之立室先生不受其門下構正學堂以居之將卒問疾者入室視如懸磬曰何至一貧如此先生曰貧固自好故於龍溪諸子會講近城市勞官府則痛切相規謂借開來之說以責後車傳食之報為賄賂公行廉恥道喪者助之瀾也先生靜坐之外經年出遊求師問友不擇方內方外一節之長必虚心咨請如病者之待醫士大夫體貌規格黜棄殆盡獨往獨來累饑寒經跋涉重湖驚濤之險逆旅詈詈之加漠然無所芥蒂或疑其不絕二氏先生嘗閱楞嚴得返聞之旨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見者驚其神采先生自省曰誤入禪定矣其功遂輟登衡岳絕頂遇僧楚石以外丹授之先生曰吾無所事此也黃陂山人方與時自負得息心訣謂聖學者亦須靜中恍見端倪始得先生與龍溪偕至黃陂習靜龍溪先返先生獨留夜坐功夫

愈密自謂已入深山更深處家書休遣雁來過蓋先生無處非學地無人非學侶同牀各夢豈二氏所能連染哉秋天臺謂先生為與時所欺憤悔疽發還家而夫人又殂由是益恨與時今觀其夜坐諸詩皆得之黃陂者一時之所證入固非與時所可窺見又何至以妻子一訣自動其心乎可謂不知先生者矣鄧定宇曰陽明必為聖學無疑然及門之士概多矛盾其私淑而有得者莫如念菴此定論也

論學書

心之本體至善也然無善之可執所謂善者自明白自周徧是知是非知非如此而已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順之而已惟於此上倚著為之便是欲便非本體明白亦昏周徧亦狹是非亦錯此非有大相懸隔只落安排與不安排耳孟子曰勿忘勿助助固欲速忘豈無所用其心哉必有所牽矣故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欲也有安排者亦欲也畢竟安排起於有已故欲只是一原夫子所謂閑邪者其謂是乎○今之學者以本體未復必須博學以充之然後無蔽似周備矣只恐捉摸想像牽已而從之豈虛中安止之道豈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乎譬之鑑然去塵則明自復未聞有定妍媸之形於補照之不及者也故以是非之靈明為把柄而不以所知之廣狹為是非但求不失生意如草木之區別不必於同或者以為得聖賢之正脈也 奉李谷平

古人所謂至者非今之所謂不間斷者也今之不間斷者欲常記憶此事常不遺忘而已若古人者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如四時錯行如日月代明是以知識推測想像模倣為間斷蓋與今所云者大有異矣○全無伎倆始見真才○所謂良知者至無而至有無容假借無事幫補無可等待自足焉者也來書謂無感而常樂此是良知本體即是戒懼即非放逸即非蔽塞不然便不應自知其樂若此矣應而未嘗動本體也以其順應也不得於心而有思者亦本體也以其澄然運用而不容已者也從而懂懂者非本體也以其動於外物者也終夜以思而未嘗涉於人為安排未嘗雜以知識推測庸何傷乎但恐安排推測之不免故須從事於學耳學也者學其出於良知而無所動焉者也窮理者窮此者也自然條理故曰天理即所謂良知也安排推測非天理矣

答羅岳霖

真信得至善在我不假外求即時時刻刻物物種種見在不勞一毫安排布置所謂無邪原是不相粘著不勞絕遣所謂敬原自不二不雜齋莊中正既不費力支持即亦不見有歇脚時矣何為不能時時習乎

答蕭仲敬

千古聖賢功夫無二端只病痛不起即是本心本心自完不勞照管覓心失心求物理失物理求良知失良知知靜非靜知動非動一切揀下直任本心則色色種種平鋪見

在但不起即無病原無作又何輟乎故曰道不遠人又曰道心天道流行豈容人力撐持幫助有尋求便屬知識已非所謂帝則矣○離却意象即無內外忘內外本心得矣
答陳豹谷

以為良知之外尚有所謂義理者在是猶未免於幫補湊合之病其於自信不亦遠乎見聞不與獨任真誠矢死以終更無外想自非豪傑其孰能任此與林澈山

良知有規矩而無樣式有分曉而無意見有主宰而無執著有變化而無遷就有渾厚而無鶻突見好色自好聞惡臭自惡不思不勉發自中節天下達道不外是矣與夏太守

來諭辭受取予雖闕行檢看來亦小此言最害事辭受取與元關心術本無大小以此當天來事看即堯舜事業亦是浮雲過目若率吾真心而行即一介不取與亦是大道非小事業而大一介也此心無物可尚故也答戚南玄

學須靜中入手然亦未可偏向此中躲閃過凡難處與不欲之念皆須察問從何來若此間有承當不起便是畏火之金必是銅鉛錫鐵攪和不得回互姑容任其暫時云爾也除此無下手誅責處平日却只是陪奉一種清閑自在終非有根之樹冒雪披風幹柯折矣與王有訓

大抵功夫未下手即不知道自己何病又事未涉境即病亦未甚害事稍涉人事乃知為病又未知去病之方蓋方任己便欲回互有回互則病乃是痛心處豈肯割去譬之浮躁起於快意有快意為之根則浮躁之標來自現欲去標未當去其根為吾之所回互安能克哉此其所以難也

答王西石

千古病痛在入處防閑到既入後濯洗縱放終非根論周子無欲程子定性皆率指此置身千仞則坎蛙穴螺爭競豈特不足以當吾一視著脚泥淖得片瓦拳石皆性命視之此根論大抵象也到此識見既別却犯手入場皆吾游刃老叟與羣兒調戲終不成憂其攪溷吾心但防閑入處非有高瞻宇宙狠斷俗情未可容易承當也

答尹洞山

此中更不論如何只血氣肯由心志稍定貼己是有頭緒不然是心逐氣走非氣從心定也

與王有訓

欲之有無獨知之地隨發隨覺顧未有主靜之功以察之耳誠察之固有不待乎外者而凡考古證今親師取友皆所以為寡欲之事不然今之博文者有矣其不救於私妄之恣肆者何歟故嘗以為欲希聖必自無欲始求無欲必自靜始

答高白坪

某所嘗着力者以無欲為主辨欲之有無以當下此心微微覺處為主此覺處甚微非志切與氣定即不自見

答李二守

立行是孔門第一義今之言不睹不聞者亦是欲立行至精密處非有二義也凡事狀之萌有作有止而吾心之知無斷無續即事狀而應之不涉放肆可謂有依據矣安知不入安排理道與打貼世情彌達人意乎即使無是數者事已作何歸宿此不謂虛過日月者哉又况處事原屬此心心有時而不存即事亦有時而不謹所謹者在人之可見聞耳因見聞而後有著力此之謂為人非君子反求諸己之學也故戒慎於不睹不聞者乃全吾忠寔之本然而不睹不聞即吾心之常知處自其常知不可以形求者謂之不睹自其常知不可以言顯者謂之不聞固非窮寔之狀也吾心之知無時或息即所謂事狀之萌應亦無時不有若諸念皆泯炯然中存亦即吾之一事此處不令他意攙和即是必有事焉又何茫蕩之足慮哉

答劉月川

識仁篇却在識得仁體上提得極重下云與物同體則是已私分毫攙和不得已私不入方為識得仁體如此却只是誠敬守之中庸者是此仁體現在平寔不容加損非調停其間而謂之中也急追求之總成私意調停其間亦難依據惟有已私不入始於天命之性方能觀體蓋不入己私處處皆屬天然之則故也然此私意不入何緣直與分解何緣不少干涉何緣斷絕何緣泯忘既非意氣可能承當亦非言說便得通曉此是吾人生死路頭非別有巧法日漸月摩令徼消退可以幾及也

答張浮峯

欲根不斷常在世情上立脚未是脫離得盡如此根器縱十分斂寔亦只是有此意思
非歸根也與謝子貞

朱教云良知非知覺之謂然舍知覺無良知良知即是主宰而主宰淵寂原無一物兄
之精義盡在於此夫謂知覺即主宰主宰即又淵寂則是能淵寂亦即能主宰能主宰
亦即自能知覺矣又何患於內外之二哉今之不能主宰者果知覺紛擾故耶亦執著
淵寂耶其不淵寂者非以知覺紛擾故耶其果識淵寂者何復容執著耶自弟受病言
之全在知覺則所以救其病者舍淵寂無消除法矣夫本體與功夫固當合一原頭與
見在終難盡同弟平日持原頭本體之見解遂一任知覺之流行而於見在功夫之持
行不識淵寂之歸宿是以終身轉換卒無所成兄謂弟落在著到管帶弟寔有之在弟
之意以為但恐未識淵寂耳若真識得愈加著到愈無執著愈加照管愈無掛帶既曰
原無一物矣又何患執著之有無可忘而忘不待存而存此是入悟語然識得此處即
屬平常不識得此處即是弄玩精魄夫無可忘而忘以其未嘗有存也不待存而存以
其未嘗有忘也無存無忘此乃淵寂之極正莊子橫心所念無非利害之境然彼則自
不念利害始自有次第矣夫功夫與至極處未可並論何也操存舍亡夫子固已言之
非吾輩可以頃刻嘗試遂自謂已得也今之解良知者曰知無不良者也欲致良知即

不可少有加於良知之外此其為說亦何嘗不為精義但不知幾微倏忽之際便落見
鮮知果無不良矣有不良者果孰為之人品不齊功力不等未可盡以鮮縛語增它人
之縱肆也乃知致良知之致字是先聖喫緊為人語致上見得分明即格物之義自具
固不必紛紜於章句字面之眇合對證傳授言說之祖述發揮而動多口也來教云良
知之體本虛而萬物皆備物是良知凝聚融結出來的可謂真實的當矣如此則良知
愈致其凝聚融結愈備良知愈虛知覺愈精此非合內外乎既合內外則凡能致虛者
其必能格物而自不落內外見鮮兄之殷勤諄復者自可以相忘於無言矣答王龍溪
靜中易收攝動處便不然此已是離本著境更無別故只是未有專心一意耳與王以珍
白沙致虛之說乃千古獨見致知續起體用不遺今或有誤認猖狂以為廣大又喜動
作名為心體情欲縱恣意見橫行後生小子敢為高論蔑視宋儒妄自居擬竊慮貽禍
斯世不小也與吳疏山

來教云學問大要在自識本心底功夫有下落此言誠是也雖然本心果易識哉來教
云心無定體感無停機凡可以致思著力者感也而所以出思發知者不可得而指也
謂心有感而無寂是執事之識本心也不肖驗之於心則謂心有定體寂然不動者是
也感無定機時動時靜是也心體惟其寂也故雖出思發知不可以見聞指然其凝聚

純一淵默精深者亦惟於著已近裏者能默識之亦不容以言指也是謂天下之至誠動應惟其有時也故雖出思發知莫不為感然其或作或息或行或止或語或默或視或瞑萬有不齊而機難預定固未始有常也是謂天下之至神惟至誠者乃可以語至神此中庸通篇意也來教云欲於感前求寂是謂畫蛇添足欲於感中求寂是謂騎驢覓驢不省驗之於心又皆有可言者自其後念之未至而吾寂然者未始不存謂之感前有寂可也自其今念之已行而吾寂然者未始不存謂之感中有寂可也感有時而變易而寂然者未始變易感有萬殊而寂然者惟一此中與和情與性所由以名也來教云學至於研幾神矣易曰幾者動之微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曰幾夫既曰動則不可以言靜聖人知幾故動無不善也不肖驗之於心又有大不然者當吾心之動機在倏忽有與無俱未形也斯時也若何致力以為善惡之辨乎且來教云感無停機是又以心為動體不見所謂靜矣夫感無停機機無停運頃刻之間前機方微後機將著牽連不斷微著相尋不為乍起乍滅矣乎是正所謂相左者也竊詳周易與周子之旨亦與來教稍異易贊知幾為神而以介石先之朱子曰介石理素定也是素定者非所謂寂然者乎又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而以惟深先之朱子曰極深者至精也研幾者至變也是精深者非寂然者乎周子言幾必先以誠故其言曰誠無為幾善

惡又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而後繼之以幾夫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謂之神故曰應而妙不落有無者謂之機故曰微而幽夫妙與幽不可為也惟誠則精而明矣蓋言吾心之感似涉於有矣然雖顯而寔微雖見而寔隱又近於無以其有無不形故謂之幾幾善惡者言惟幾故能辨善惡猶云非幾即惡焉耳必常戒懼常能寂然而後不逐於動是乃所謂研幾也今之議者咸曰寂然矣無為矣又何戒懼之有將以功夫皆屬於動無所謂靜者不知無欲故靜周子立極之功也誠則無事果確無難周子思誠之功也背非見止非為為不止者周子立靜之功也假使知幾之說如來教所云是乃聖門第一關頭何止畧示其意於易之文而周子亦不諄諄以告人耶子思之傳中庸使其功夫如來教所云則必曰戒慎乎其初可睹恐懼乎其初可聞何乃以不睹不聞為言如今之謎語乎惟其於不睹不聞而戒懼焉則是所持者至微至隱故凡念之動皆能入微而不至於有形凡思之用皆可通微而不至於懂懂如此乃謂之知幾如此乃可以語神亦謂之先幾之學此其把柄端可識矣今以戒懼疑於屬動既失子思之本旨又因戒懼而疑吾心無寂則并大易周子之旨而滅之推原其故大抵誤認良知為崇耳今為良知之說者曰知是知非不可欺瞞者良知也常令此知炯炯不昧便是致吾心之良知雖然此言似矣而寔有辨也夫孟子所言良知指不學不慮

當之是知乃所以良也知者感也而所以為良者非感也傳習錄有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夫至善者非良乎此陽明之本旨也而今之言良知者一切以知覺簸弄終日精神隨知流轉無復有凝聚純一之時此豈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乎恐陽明公復出不能不矯前言而易之以他辭也洛村嘗問獨知時有念否公答以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自朝至暮自少至老更無無念之時蓋指用功而言亦即所謂不失赤子之心非浮漫流轉之謂也今之學者誤相援引便指一切凡心俱謂是念寔以遂其放縱恣肆之習執事所見雖高然大要以心屬感似與此輩微覺相類自未聞良知之說以前諸公之學頗多得力自良知之說盛行今二十餘年矣後之得力較先進似或不勇此豈無故耶答陳明水

果能收斂翕聚如嬰兒保護自能孩笑自能飲食自能行走豈容一毫人力安排試於臨民時驗之稍停詳妥貼言動喜怒自是不差稍周章忽畧便有可悔從前為良知時時見在一句誤却欠却培養一段功夫培養原屬收斂翕聚甲辰夏因靜坐十日恍恍見得又被龍溪諸君一句轉了總為自家用功不深內虛易搖也孟子言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由於乍見言平旦好惡與人相近由於夜氣所息未嘗言時時有是心也末後四端須擴而充之自然火然泉達可以保四海夜氣苟得其養無物不長所以須養者

緣此心至易動故也未嘗言時時便可致用皆可保四海也擴充不在四端後却在常無內交要譽惡聲之心所謂以直養也養是常息此心常如夜之所息如是則時時可似乍見與平坦時此聖賢苦心語也陽明拈出良知上面添一致字便是擴養之意良知良字乃是發而中節之和其所以良者要非思為可及所謂不慮而知正提出本來頭面也今却盡以知覺發用處為良知至又易致字為依字則是只有發用無生聚矣未嘗發榮必速槁人常動用必速死天地猶有閑藏況於人乎是故必有未發之中方有發而中節之和必有廓然大公方有物來順應之感平日作文字只謾說過去更不知未發與廓然處何在如何用功誠鶻突半生也真擴養得便是集義自浩然不奪於外此非一朝一夕可得然一朝一夕亦便小小有驗但不足放乎四海譬之操舟舵不應手不免橫撐直駕終是費力時時培此却是最密地也

與尹道

朱子以不睹不聞屬靜為未動念時以獨屬動為初動念時故動靜交修兄以不睹不聞之時專屬念頭方動又比朱子失却一邊不知所謂達之面目發於政事猶為不睹不聞時耶否耶豈無念時遂無所謂戒慎恐懼耶豈聖賢皆時時動念耶

答項顯東

寂然者一矣無先後中外矣然對感而言寂其先也以發而言寂在中也○思固聖功之本而周子以無思為言是所以為思誠也思而無思是謂研幾○常令此心寂然無

為便是戒懼其所不睹不聞言戒懼在本體上便覺隔越○中庸以慎獨為要誠也神也幾也獨也一也慎獨皆舉之矣然須體周子分言之意○常知幾即是致知即是存義到成熟時便是知止得所止則知至矣○感無常寂有常寂其主也周之靜程之定皆是物也其曰靜虛動直曰靜定動定以時言也時有動靜寂無分於動靜境有內外寂無分於內外然世之言無內外無動靜者多逐外而遺內喜動而厭靜矣是以析言之○夫體能發用用不離體所謂體用一源也今夫舟車譬則體也往來於水陸則其用也欲泥一源之語而惡學者之主寂是猶舍車舟而適江湖與康莊也烏乎可○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乍見入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者以其皆有未發者存故謂之良朱子以為良者自然之謂是也然以其一端之發見而未能即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先生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為足而以致知為功試以三言思之其言克也將即怵惕之已發者克之乎將求之乍見之真乎無亦不動於內交要譽惡聲之私已乎其言養也將即好惡之已發者養之乎將求之平旦之氣乎無亦不枯於旦晝所為矣乎其言達也將即愛敬之已發者達之乎將不失孩提之心乎無亦不涉於思慮矯強矣乎終日之間不動於私不枯於為不涉於思慮矯強以是為致知之功

則其意烏有不誠而亦烏用以立誠二字附益之也今也不然但取足於知而不原其所以良故失養其端而惟任其所以發遂以見存之知為事物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清混以外交之物為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豈先王之本旨也○未感之前寂未嘗增非因無念無知而後有寂也既感之後寂未嘗減非因有念有知而遂無寂也此虛靈不昧之體所謂至善善惡對待者不足以名之知者觸於感者也念者妙於應者也知與念有斷續而此寂無斷續所謂感有萬殊而寂者惟一一是也答郭平川

今之言良知者惡聞靜之一言以為良知該動靜合內外主於靜焉偏矣此恐執言而未盡其意也夫良知該動靜合內外其統體也吾之主靜所以致之蓋言學也學必有所由而入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苟入矣雖謂良知本靜亦可也雖謂致知為慎動亦可也吾不能復無極之真者孰為之乎蓋動而後有不善有欲而後有動動於欲而後有學學者學其未動焉者也學其未動而動斯善矣動無動矣答董蓉山

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真脈絡其自注云無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莊生所言混沌者近之故能為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箇幽閒暇逸者便可替代為此物也指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明則照應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修此而忘安排故謂之吉祥此而費勞